

報告教官：任務完畢

· 高興華 ·

在高部長，嚴總長，劉司令的高度重視之下，陳懷烈士的遺族，終於排除萬難，於五月二十五日來到臺灣，追尋烈士在臺留下的雪泥鴻爪，敝人身為長期和烈士居住福建老家接觸的民間人士，此次有幸受邀參加了烈士遺族來臺緬懷、憑弔的活動行程，與有榮焉。感謝劉司令及空軍各單位給予烈士遺族全程高規格的接待與安排。

今謹以這些年來奉空軍戰鬥英雄、陳懷烈士好友歐陽漪菜教官的指示，整理出我所知道的陳懷烈士相關資料，以饗中空的讀者。

家世

「高興華先生：您好。通過親友的轉告，看見了九月十日《福州晚報》A9版，登載您在尋找我們的消息，非常激動。」

我是陳懷的妹妹，叫陳敏，是福建教育學院的退休教師，陳楓去美國探親，本月中旬會回來，下旬返回福州；在福州還有我的大姐陳蓀，三哥陳東，弟弟陳航，我家的信箱和電話分別如下，先跟您聯繫上，餘話後談，非常高興，謝謝您了。」

在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一日接到發自福州，由陳懷三妹陳敏女士委由她女婿陳湘寄給我的電子郵件之前，我所知道的陳懷，除了從同為第一批黑貓隊員，後以上將官階退伍的華錫鈞將軍所著「戰機的天空」、翁台生先生所著「黑貓中隊」等書中的描述得來之外，只有查看空軍忠烈錄中對陳懷的記載，以及一些得自空軍父執輩的口述內容。我能夠在二〇〇八年的



妻懷白、夫陳義、女嘉村、陽長於春、及合影於川。

九月，和陳懷大陸福州的親人取得聯繫，與空

二期陳懷的親屬在福州出土

葉于聰（二期，福州）

二期陳懷的親屬，已於今春在福州出土。在福州有三姊妹，兩姊妹，另有一弟在天津，一妹在廈門。陳在廈門的姊妹外均已離世。

他們都懷念他們的大哥陳懷，並準備今年參加在成都舉行的「黑貓」紀念活動。據此並準備為大難陳懷寫些懷念的文章，現苦於材料不多。希望同學們如有陳懷的照片、報導、事蹟、遺物……等，有請大家找尋一下。託人或親自寄來或寄給我們，我們將感激不盡。

陳懷二姊妹的墓地：福建省福州市路橋路101號（郵政101單元，郵箱250003）電話：（0591）7851173

戰英雄歐陽漪菜教官以及空軍耆宿張靜愚先生的三公子，中原大學校長張光正博士兩人有關。

我從民國九十四（二〇〇五）年開始，利用時間幫歐陽漪菜老先生整理他手邊所珍藏的陳懷資料。某天，一則刊登在二〇〇三年五月十九日出版的空幼季刊蒲陽第四十九期的訊息，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和陳懷同為空幼二期、福州同鄉的葉于聰老先生，寫了一則短訊：「二期陳懷的親屬在福州出土，希望空幼的校友們能提供有關陳懷的相關材料，她們準備由陳懷二妹陳楓女士的女兒蔡茗來寫一些懷念陳懷的文章，並公布了陳楓女士在福州的地址及聯絡電話。」

那則訊息出現後，後續短時間內

葉于聰所發布的陳懷福州親人的訊息。

並未再有進一步具體的發展，或許是因為有的老人家們已有心而無力了。對CJ情有獨鍾的我，遂萌生願意主動跑腿的念頭，同時自費將歐陽漪荃教官所擁有的陳懷資料，請專業店家掃描成電子檔案，並燒錄成光碟保存，期盼能在製作陳懷專集這件事情上略盡綿薄。

民國九十七（二〇〇八）年的八月九日，承歐陽漪荃教官之命，北上臺北市仁愛路張光正校長的辦公室，參閱他所珍藏與陳懷有關的書信、照片及中華民國的空軍舊雜誌等文物，並蒙他同意出借部分材料，讓我掃描，製作電子檔案，同時我又洽請年少的同學，當時已貴為空軍少將的張哲平將軍，代為掃描我所欠缺的「中華民國的空軍」過期舊雜誌中，有關陳懷的文章，真是非常感謝這位老友，在百忙之中仍然義不容辭的幫了我的大忙。至此，凡是內容有提到陳懷的空軍月刊雜誌已全部製成電子檔。

九月初，我將燒錄好的四份光碟，附上說明的短信，以快遞的方式寄給福州陳楓女士；九月四日起，依空幼季刊上所知的電話號碼撥打給陳楓女士，卻一直都是語音提示電話已停機的錄音留言，把此訊息告知歐陽漪荃教官後，他要我先緩一緩，再想想

別的法子。後來我靈機一動，經由網路查到福州市臺辦的電子郵件及電話，先寫郵件，然後在兩天之內致電福州臺辦三次訴說原委，請求幫忙查詢福州的陳楓女士，但均未能如願，無奈之餘，又想到何不試試委請當地的媒體幫忙，於是從網路上找到了福州晚報採訪部門的電話，接電話的該報記者陳海東小姐聽完了我的敘述之後，本來建議我刊登尋人啟事，我告以臺海相隔，如何付費等雜事較麻煩，懇請她以採訪新聞的方式，幫忙報導我在尋找陳楓女士，將事情原委傳了電子郵件給她參考，我很感謝福州晚報陳海東小姐的熱情協助，她看完我的郵件內容後，親自撥打了陳楓女士的電話，發現電話確實已停機，她隨即到福州郵政速遞公司查詢，並在那兒打越洋電話給我，告知她得到的訊息，並請我放心，將會妥為處理，九月十日，福州晚報刊登了如下的一則新聞：

「福州的陳楓女士，你在哪裡？」

2008-9-9 23:01:37 ■本報記者陳海東 實習生陳瑤迦

福州晚報嗎，我是臺灣打來的電話，能不能幫我找個叫陳楓的女士……昨日，記者接到一通來自寶島臺

灣的長途電話。電話裏，臺灣的高興華先生請記者幫忙，圓海峽兩岸幾位老人的心願。

福州的親人思念陳懷

高興華是臺灣臺中人，目前正在祖籍為福建的前國民黨空軍飛行員陳懷（又名陳懷生）的研究工作。

高興華說，據臺灣目前提供關於陳懷的個人簡歷，陳懷一九二八年出生，系家中長子，下有三弟三妹，其父于抗戰時任職於西北公路局，陳懷十三歲時畢業于西安第二實驗小學。後為國民黨空軍飛行員，一九六二年逝於江西南昌。目前已知，陳懷的二妹在福州。

在從事陳懷的研究工作中，高興華偶然從臺灣的一本名為《空軍幼校》（二〇〇三年四十九期）的月刊上看到，福州的陳楓等家人很懷念他們的大哥陳懷，希望能得到大哥當年的圖片資料等。該期雜誌還登出了陳楓女士在福州的聯繫方式和電話。六天前的九月四日，高興華將自己歷年來搜集到的陳懷在臺的照片、紀念陳懷的文章等資料，以快遞的方式遞到福州。隨後高先生發現，陳楓女士留在雜誌上的電話打不通了，電話語音提示：「該電話已停機。」

高興華三次致電福州市臺辦，仍

未能聯繫上陳楓女士。高先生擔心陳楓女士可能搬家了。他怕那些珍貴的照片和文字資料會丟失。幾經輾轉，高先生找到了本報，希望本報能幫他找到陳楓女士。

希望陳楓女士儘快「現身」

接到高興華的求助電話後，記者也撥打了陳楓女士的電話，發現確實已停機。隨後，記者第一時間與郵政部門取得了聯繫。福州市郵政局服務辦主任林思源親自帶記者來到福州郵政速遞公司查詢。很快，相關資訊顯示，高先生的郵件仍在路上，還未到達廣州。記者當場與臺灣的高興華聯繫後，高興華告訴記者，如果真的投遞不到戶的情況，他希望本報能代為尋找並轉送信件。

高興華還留下他在臺灣的通訊方式，希望陳楓女士看到後主動與其聯繫。林思源告訴記者，他會特別交待投遞員，一旦兩次投遞仍無法到戶，郵件將以特殊的「救活疑難信件」方式來處理。

本報記者也希望福州的陳楓女士，見到相關報導後，能儘快撥打本報電話聯繫。

這則新聞在福州當地刊出後，第二天就有令人振奮的回音，我接到陳懷三妹陳敏委託她女婿陳湘寫來的電

子郵件，我立刻將此一消息報告歐陽漪葵教官及張光正校長，兩人都非常的高興，囑我繼續保持聯絡，我欣然從命。

透過電子郵件，那年的中秋節，陳敏女士再次寄來電子郵件，臺灣這一邊的我們，終於能有機緣第一次且完整地瞭解陳烈士在大陸家屬的實際近況：

高老師：您好！

知道我們是同行，我想這樣的稱呼最合適了。在你的博客上看到您的相片，真年輕，像個毛頭小伙子，好羨慕。



陳懷
在大陸有七個弟妹，老二陳蓀（女）是福建農林大學的退休老師

陳左（後排左二）的時校幼懷二。

老三陳楓（女）是福建省政府的退休幹部，老四陳燦（男）是天津市公安局的退休幹部，老五陳東（男）是福州大學的退休教師，老六陳敏（女）為福建教育學院退休老師。老七陳武早天，老八陳航（男）是福建三明汽車修配廠退休幹部，老九陳亭（女）則為福建集美大學退休教師。

陳懷比我大九歲，他十三歲去空軍幼教時，我才四歲；他第一次回西安時，我大約九歲，隱約記得他敲門時，我去開的門，只見一個又黑又高的阿兵哥，像天神那麼長，背著背包笑嘻嘻的站在門口，我突然意識到這是懷哥，慌慌張張的穿過院子，一邊跑一邊叫著：「懷哥回來了」，引起家中一陣驚喜。第二次見懷哥是一九四八年，他那時在杭州笕橋官校念書，媽媽帶著蓀、我、航、亭回福州老家，在杭州住在朋友劉姑媽於西湖邊上的家裡，那時我大約十一歲，懷哥每週末回來一次，給媽媽帶來許多的歡樂。後來他隨學校去臺灣，媽媽也帶著我們回福州，從此天各一方，再也沒見面了。

懷哥出事後不久，我們就猜到了。在意外的情況下，我看見了一張香港的報紙，講到一架C-119飛機在大陸失蹤，駕駛員叫陳懷生，是福建閩侯

人，歲數也對，只是名字差一個字。後來，四姑媽的一個朋友也從香港寄了一角剪報給她，說的是相同的内容。當時我們兄弟姐妹商量好，不告訴媽媽這件事，就讓她平靜地生活著吧。

我的老家是福州附近的一個小鎮，叫螺洲，「田螺姑娘」的故事就出在這裏。雖然是個小鎮，但在解放前卻出了些大人物，如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陳寶琛、國民黨在大陸後期平津戰役的天津守將陳長捷，還有後來守金門的海軍將領陳榮都是從這個小鎮走出去的。

一直到文革，懷哥的事才轟轟烈烈地抖落出來了，陳楓當時在閩侯專署工作被大字報首先揪出來，她第一個進了牛欄，那時媽媽因心臟病正在住院，結果把她從醫院揪到螺洲的公交站廣場批鬥，揭發她兒子是被擊落的美蔣C-1飛機駕駛員等等。媽媽這才第一次知道了這件事情，跟著我們其他姐妹陸續進入牛欄。

媽媽從此以後整天膽戰心驚，並在七四年去世，再沒走出過家門，七四年的一個週末，我和陳楓的女兒蔡茗送她走完人生的最後旅程（其他人都不在家，有的在牛欄，有的則在工作）。

兄弟姐妹中，文革期間只有我離婚。人們常說，人生最悲慘的莫過於家破人亡，我則是家破人病。我的獨生女兒陳蘭，文革時隨我顛沛流離，在她的父親因陳懷及我的海外關係跟我劃清界線離婚後，她小小的心靈不堪一擊而崩潰——精神分裂。一九八一年當我從北京安定醫院知道她的病情後（那時我正在北師大進修），我真覺得天塌了，嚎啕大哭後，整天以淚洗面，怨恨老天不公，怎麼對我這樣無情，不給我活路。幸虧當時我的兄弟姐妹們和我的姨父幫助我，給我寄錢，幫我繳住院費，我的同學、朋友們給我寄生活費，幫助我渡過難關，至今想來，仍感激他們。

我的中學同學為我不平的說：「陳敏家真倒楣！」，我有時也真感到是這樣！但再一想有一個人比我更不值，那就是陳懷！我的女兒雖然有病，但有了她，畢竟這世界上有一個人讓我牽掛，而陳懷呢？沒有老婆，沒有孩子，誰牽掛他？每當這時候我就想，我要去找他！但想歸想，要做卻不一定容易，一直到九三年外界平和了，趁出差的機會，我去了南昌。

可是人海茫茫，到什麼地方才能知道消息？幸虧在南昌找到舅舅（我的母親祖籍江西）他有幾個學生是羅

家集人，談到小時候他們看熱鬧，看到人們把懷哥從水田裡拉上來。說是個子高大，皮膚很白，頭髮是卷的，他們都以為是外國人，後來拉去了哪裡則不知道了。

我第二次去南昌是九七年，透過福建省委統戰部找到江西省委統戰部，最後找到南昌公墓，因為有了介紹信，公墓負責人把殯葬登記簿搬出來，讓我自己找，我找出六二年的，但沒看到有關陳懷的登記。正在這時，一個工作人員說：是陳懷的事吧？你找某人，當時是他埋的，他已退休，在豐半山的茶食堂做炊事員。

舅舅聽說後跑去買了兩條煙，我們就去找他，而且果然找到了，真是滿心歡喜；因為他說的是南昌話，我聽不懂，舅舅當翻譯。他說：當時確實是他和另一個人一起埋的，但埋下十天後，來了一隊解放軍，全部戒嚴，把他們都趕走，把陳懷挖出來，遺體運走，第二次再埋，也是解放軍埋的，埋在那裏他們不知道？我想他們天天在山上轉，肯定知道哪裡有新墳。一再請他指一下方向，但他堅持說：「不知道，而且時間過了這麼久，也記不清了」。天色已晚，怕來不及搭公共汽車回城，只好作罷。回去時，面對長滿小樹的山坡，我雙手合十

，默默禱告：懷哥，我明天就要回去了，我不知道你在那裡，請你今晚能進入我的夢中，告訴我你在那裡，我好把你捎回去，讓你和爸爸、媽媽在一起！一夜無眠，至今不知他的遺體在哪漂泊？

幾十年過去了，國民黨把他也忘記了。想起來，我心中爲他不平，覺得他不值。但後來我有幸在四川參加過幼校的活動，知道幼校的同學在懷念他，現在跟你聯繫上，知道你寫他的生平，對岸老一輩也有人在懷念他，非常感激，撇開政治不講，從人品上看，從對待朋友的感情上來看，他是我們的好大哥，我們懷念他。

我是個電腦盲，發電子郵件的是我的女婿陳湘。感謝政府有關殘疾人按比例分散就業的政策，我所在的教育學院接收我的女兒陳蘭爲合同工，使她生活有了保障，並得以成家，她現在有一個女兒，今已念小學三年級了。

我現在生活還可以，我的女兒一家跟我住在一起。我退休後在殘聯任義工，已經整十年了，爲精神殘疾人服務。昨天接到洛杉磯市唐先生的電話，非常高興，感到溫暖，請代我問候他。陳楓本月中旬回北京，大約下旬會到福州。如果有機會，歡迎你們

來海峽西岸的福州看看陳懷的本生地。陳懷的弟妹們真誠的歡迎你們來。

謝謝了，高老師！

歐陽老英雄將所有關於陳懷的圖文資料交給我，再加上我蒐整多年的私藏，合輯成光碟，寄到了福州，使原本苦於無陳懷去臺後相關資料的福州陳家，拼湊出了那一段失去的記憶，並開始和臺灣這一邊的我們接觸，我們也才知道了陳懷家世更具體的背景資料。

陳懷祖籍在福建閩侯的螺江，照家譜上的記載：錦懷，永綏長子，字體，民國己巳年正月二十一日丑時出生。據陳楓女士表示，陳懷生日假如換算爲陽曆，應該是一九二九年的三月。陳錦懷及弟妹們後來均將錦字去掉，成了單名。唸陳懷、陳敏，的確比陳錦懷、陳錦楓、陳錦敏要來得順口。

陳懷的祖父鍾英公，名肇新，字長豫，生於清同治壬申年三月初四戌時「一八七二年四月十一日」，卒於民國二十五（一九三六）年一月二日，祖母林氏，繼室施氏。鍾英公少年時曾遭人詐騙，被「賣豬仔」到新加坡，幸得上天眷顧，未在折磨中客死異鄉，且積攢了一筆錢財，約於二十二歲時返回故鄉，購置田產，修建宅

邸，並曾任職福州的鹽運署，有聲於鄉里。父陳永綏，字明劭，生於一九〇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上海大夏大學商科學士，卒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三。

母曹雅存，祖籍江西省南昌新建縣，生於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一日，卒於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

曹氏的祖父曹本章，清末時曾任福建汀漳道臺，民國後曾任江西省財政廳長，退休後客居上海，對曹氏疼愛有加。曹氏父親曹公於南昌任職，曹氏常隨其母曹楊桂丹夫人居福州虎節路母親娘家，於私塾啓蒙，雅愛詩詞，毛筆字秀麗，自成一格。

少懷壯志投筆從戎

陳楓女士告訴我，其父陳永綏先生自上海大夏大學畢業後，曾在南京的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服務，後來任職於交通部西北公路運輸管理局西安辦事處，擔任會計主任。對日抗戰爆發前，曹雅存女士將長女陳蓀、次子陳燦、三子陳東留在螺州故居，委請孩子們的外婆照顧，自己帶著長子陳懷、次女陳楓，肚裡懷著尚未出生的陳敏，前往西安與夫婿團聚。當時曹雅存女士爲什麼只帶長子陳懷和次女陳楓呢？陳楓女士是這麼告訴我的，因當時子女已多（五個），媽媽一個

人要帶五個離開是不可能的，當時外祖母曹楊亦丹住在螺洲，外祖母說老大要帶走，如放在身邊，會寵壞他；老三（即陳楓）脾氣太壞，吃不消也帶去。因此，兄妹倆就由媽媽帶往西安。當時，抗日戰爭還未打響，因此是由福州至上海，由上海再轉西安。而孫姐、燦弟、東弟則交由外祖母及秀瑜姨照料，這時是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到了西安後，一九三七年六月二日，三妹陳敏出生。外祖母在螺洲去世後，母親隻身一人由西安冒死乘「闖關車」闖過潼關，又經河南、安徽、江浙等地，回到福州，接孫姐及燦、東兩弟去西安，回去時海路已不通，繞道江西、湖南、貴州、四川，再經寶雞，到達西安。媽媽回到福州時是一九四一年年底或一九四二年初，由福州返回西安已是一九四三年了。

陳懷在西安時，先在紅阜街小學讀書，後因搬家又轉至西安龍渠灣菜坑岸西安實驗小學讀書，小學畢業後升入陝西褒城扶輪中學讀書（扶輪中學原為鐵道部部立鄭縣扶輪中學，因抗戰爆發，日寇入侵中原而於一九三八年二月西遷長安，繼而再遷漢中，又遷褒城張寨）。入扶輪中學就讀後，遇到空軍幼年學校在褒城招生，經過嚴格的體檢和考試，如願以償獲得錄取。那一年，陳懷母親又生了第四個弟弟（三弟陳武早夭），爲了慶賀陳懷考取空軍幼校，四弟被取名「航」；在前往空軍幼校報到時，父親亦特別由西安趕到褒城來爲長子陳懷送行。

投身「空幼」後，陳懷只回過西安兩次，在西安崇恥路三十九號的家裡，他從襁褓啼哭不已的最小妹丫丫（陳亭，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出生）的身上，首次體悟到了父母撫育兒女成長的不易。陳懷騎著自行車，帶著二弟陳東穿梭在西安的大街小巷裡，給年幼的弟弟帶來一生難忘的歡愉。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陳懷進入杭州笕橋空軍軍官學校第二十八期，父親當時仍在西安，母親則帶了陳孫、陳敏、陳航，由西安到杭州居住，陳楓和燦、東兩位弟弟因學業尚未結束，仍在已遷至岐山縣蔡家坡的扶輪中學，分別就讀高三、初三及初一；直到民國三十



陳懷與母親及弟妹在杭州笕橋分別前的合影。



筆者向陳懷親人敘述桃園偵察中隊飛行員寢室當年的位置。

七年年底或三十八年初才由西安乘飛機到上海，再回到福州。曹雅存女士在陳懷隨空軍官校遷往臺灣前，曾與他及陳孫、陳敏、陳航、陳亭在笕橋合影留念，然後將子女帶回到閩侯螺洲老家，家人從此與陳懷天各一方，再也沒見過面了。

五十一年後來臺追尋陳懷的足跡人非，五十一年日子很長，長到物是這九天可以歷歷在目，事事如昨；只有照片中的陳懷不會老，與陳懷相關的人一直變老，甚而有些早已物化而去，因此我要求自己，變老之前該做的事，要及時。

在五月二日接到陳靖發給我和習賢德老師的電子郵件，告知陳懷的親

人將來臺尋訪、緬懷陳烈士在臺的往事之前，我尚未想過陳烈士福州的親人，這趟懷舊之旅竟然成真。

面對時間的長河，人很卑微，但人間總有不變的，人也應該相信那些不變的，來臺追尋陳懷昔日足跡的親人，有幸找到了一些不變的；當我向她們介紹陳懷昔日十二偵察中隊的老戰友、當我陪著她們來到昔日桃園第六偵照大隊寢室外面的道路旁，描述陳懷當年晚餐後和老戰友田建南沿著這兒，一起走向已成家的戰友李南屏眷舍話舊的往事，當我指著岡山空軍軍史館中陳展的陳懷日記，向她們解說時，她們追尋長兄陳懷在臺足跡的情緒，終於有了宣洩的出口。

一瞬大千，五十一載光陰，彈指間即逝，福州來的客人在臺九天的行程，一晃即結束了，一切似乎意猶未盡，彷彿還有許多未及探討的往事，仍在耳際、腦海中徘徊、繚繞。然而，筵席終究還是散了，陳懷的親人，帶著對中華民國官方及民間友人的祝福，滿心感激的離開，為此行畫上完美的句點。

六月二日晚上，接到他們傳來烈士遺族安抵家門的電子郵件後，我終於可以向歐陽漪棻教官說：「報告教官，任務完畢」。

從七十六個八一四勝利日走了過來

· 侯西林 ·

民國二十六年，爆發「七七」對日抗戰，次月八月十四日，日軍憑藉其優勢空軍，企圖一舉摧毀我空軍大本營——笕橋基地，我空軍由高志航大隊長領航出擊，以其英勇與高超的戰技，擊敗敵軍，首開空戰大捷的紀錄，不僅振奮了全國國民抗日必勝的信念，更粉碎了日寇「三月亡華」的妄想，嗣後於民國二十九年，中央核定「八一四」為空軍節，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政府規定九月三日為軍人節，三軍一致慶祝九三軍人節，於是空軍八一四則改為勝利紀念日；而我自民國二十六年至今，已度過七十六個空軍八一四勝利日了。

回想第一個八一四，我正就讀高二，在報紙上看到空軍大捷的消息，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內心潛存了對空軍嚮往仰慕的心情。第二個八一四，我已從高中畢業，同時抗戰進入第二年，戰況激烈，家鄉（河南商丘）淪陷，我成了流亡學生，逃亡到當時中樞各機關疏散要

地——武漢，尋謀出路；本擬投考空軍，無奈考期已過，未得如願，只在武漢度過了第二個「八一四」。

第三至六個八一四，我已進入中央學校（陸官）十六期，在這的「八一四」，因筆者已進入官校就讀，故較無深刻感受。第七個八一四，我終於進入空軍，在我初任職的空軍防空學校參加紀念空軍節的紀念大會，記得每年每逢此日還放假一天。第八個八一四至第四十三個八一四，我大多擔任各單位政戰部主任，除參加歷次的紀念會之外，並策劃各項慶祝活動。

第四十四個八一四至今年，四十年中我雖然離開空軍，但每年欣承空軍邀請參加一年一度的勳舊聯誼餐會，與舊雨新知歡聚一堂憶往敘舊，其樂無窮。

「八一四」紀念日猶如我的生日一般，在這天我參加各種紀念活動，撰寫紀念文章已表達我的心情，我想在我有生之年，我仍將持續撰寫祝賀之詞，直到永遠。